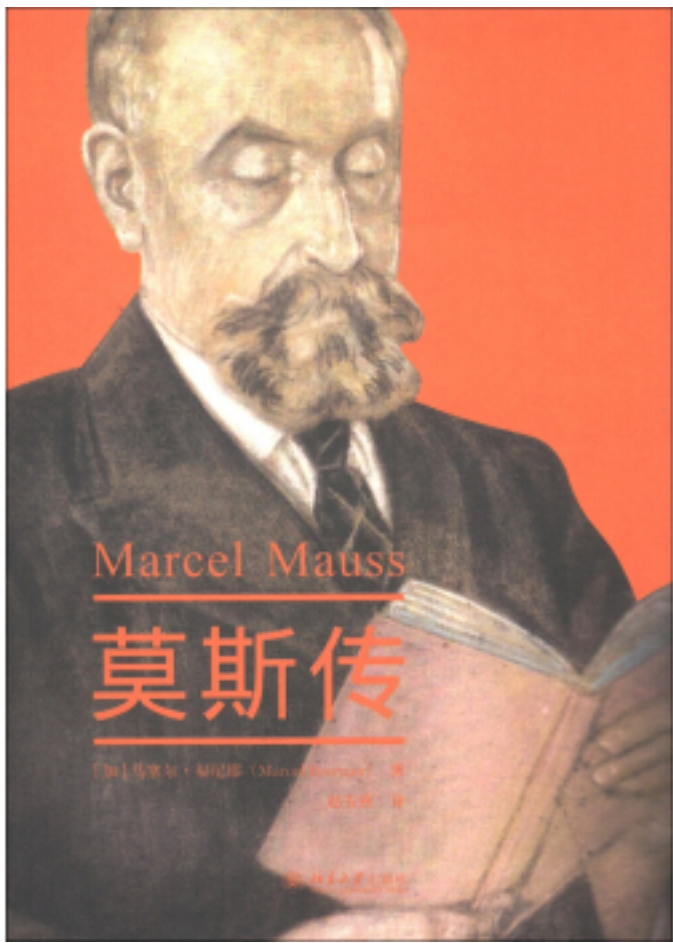


莫斯传



[莫斯传_下载链接1](#)

著者:[加] 马塞尔·福尼耶（Marcel Eournier） 著，赵玉燕 译

[莫斯传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莫斯传 人类学大师的传记

书很好，活动力度很大

书本身不错，挺厚重的，不过送来的书有点脏、很多褶皱，封面也是如此

赞

拉里·希克曼是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得知一位中国听众希望了解杜威，他并不惊讶。他说：“我去年12月去北京参加为期两周的研讨会。我和中国学者交换了许多有关杜威的思想和孔子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还和一些佛家弟子进行了一些交流。他们很喜欢杜威的著作，因为他的思想跟大乘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学校与社会》和《我们如何思考》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希克曼介绍说：“杜威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知识份子。他活跃于很多领域，例如教育、哲学、心理学，还有人道与慈善事务。他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虽然身为白人，但他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协会的设立也有很大的影响。

约翰·杜威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州的伯灵顿。他受到查尔斯·达尔文的科学著作得影响，也对简·亚当斯有关在芝加哥学英文的移民的作品感兴趣。亚当斯是个社会学家，也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位美国妇女。杜威还通过观察自己的两个孩子得到启发。在芝加哥大学，他创立实验学院。既然化学课要做实验，为什么不能进行教育实验呢？杜威可能会不赞同现今美国教育中的许多作法，比如广泛使用标准化考试。希克曼说：“他认为应当考试，但考试应当更像医学化验，也就是说，考试检查的应该是每个学生的需求、兴趣和能力，而不是和其他学生进行比较。正像杜威所说的，一个学生的能力与另外一个学生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跟教师毫无关系。”

杜威1952年去世，但拉里·希克曼说，教育学院仍然在教授杜威的思想。2009年是杜威诞辰150周年，所以也是杜威研究忙碌的一年。纪念活动不只在美国进行，北京的两所大学以及克罗地亚、意大利和波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

他是第一个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家(在他之后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的外甥，他也是法国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有点远的表舅。他写作了人类学经典《礼物》(一译《论馈赠》)，他复兴了一战后凋零飘落的《社会学年鉴》，他被尊称为法国“民族学之父”——他就是马塞尔·莫斯。

在这些盛名之下，有些尴尬的是，提到莫斯，总少不了另一顶如影随形的帽子：涂尔干的外甥，其学术继承人。比如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就不会为莫斯专辟一章。自从法国社会学家让·卡泽纳弗1968年出版了《莫斯》一书，之后二十多年似乎不再有完整介绍他的作品问世，直至1994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法裔社会学家马塞尔·福尼耶终于出版了迄今最全面的莫斯传记：《马塞尔·莫斯》，2006年该书有了英文节译本，2013年该书的中译本《莫斯传》也终于同我们见面了。这让每一个熟悉《礼物》的读者，有机会一窥这份“礼物”的主人，以及他作为民族学/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运动家的一生。犹太人身份的潜在影响

本书作者福尼耶用从犹太法典《塔木德》中摘引的一句“大部分孩子都像他们的舅舅”

拉开了《莫斯传》的序幕。果不其然，莫斯依旧没有摆脱他如影随形的舅舅，因为该书四部分的第一部分就以“涂尔干的外甥”命名。作为涂尔干的外甥，自然就分享前者的家族史，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对犹太人的结果——“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流失的犹太人口转移到了巴黎”。作为巴黎的少数民族，与其说舅舅对年轻的莫斯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不如说，另一个更大的同时作用于他和涂尔干的文化背景——犹太人身份——为他的学术之路铺设了脉络。

《莫斯传》是未名传记图书馆·人类学家传记之一。作者简介：马塞尔·福尼耶（Marcel Fournier, 1945-），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学术期刊《社会学与社会》编辑，代表作《莫斯传》。马塞尔·福尼耶（Marcel Fournier, 1945-），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学术期刊《社会学与社会》编辑，代表作《莫斯传》。该书是著名人类学家莫斯的传记。本书认为：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莫斯去巴黎继续学习，准备他称之为“文明人的另一个人会仪式”的哲学高级教师资格会考。他与表兄弟、医学院的学生阿尔贝·卡昂（Albert Cahen）住在一起。1893-1894年间，他从事被称为“高级教师资格会考的学术研究”，但仍需要父母的经济接济，而他的舅舅从来不会忘记提醒他：“你应该停止这种对我们家族公有性的无休止批判。不管怎样，你深受其惠。你因此而可以致力于自己喜欢的学习，无需担心经济。”[104]第二年，莫斯回到了波尔多，在那里他可以指望得到他的舅舅和哲学教授们的建议。1895年的高级教师资格会考考试大纲包括以下作者及作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七卷；第欧根尼·拉尔修，卷十；西塞罗，《论神性》；霍布斯，《论公民》；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第四组》；波舒哀，《自由意志约论》；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丹纳，《论智力》卷一、卷二、卷三。

对莫斯而言，这难道仅仅是“一项强制性的过渡礼仪”？他“将之视为一项责任，表现得才华横溢，仅仅是为了立即转向专门的研究”吗？高级教师资格会考这一痛苦的磨难，对于任何想从事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阙如的。备考的最好方法是进入巴黎高师学习。尽管学位证和高级教师资格会考的学术制度分别于1877年和1880年建立，允许非师范类学生参加考试，这所位于于勒姆大街（rue d'Ulm）上的学校仍然超群绝伦：通过资格会考的人中，高师人占有很高的比例，每年的前五名中高师人占的比例更高。拉里·希克曼是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得知一位中国听众希望了解杜威，他并不惊讶。他说：“我去年12月去北京参加为期两周的研讨会。我和中国学者交换了许多有关杜威的思想和孔子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喜欢莫斯，所以购买了这本书。对莫斯而言，这难道仅仅是“一项强制性的过渡礼仪”？他“将之视为一项责任，表现得才华横溢，仅仅是为了立即转向专门的研究”吗？高级教师资格会考这一痛苦的磨难，对于任何想从事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阙如的。备考的最好方法是进入巴黎高师学习。尽管学位证和高级教师资格会考的学术制度分别于1877年和1880年建立，允许非师范类学生参加考试，这所位于于勒姆大街（rue d'Ulm）上的学校仍然超群绝伦：通过资格会考的人中，高师人占有很高的比例，每年的前五名中高师人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喜欢莫斯的话，本书还是不错的。

马克·吐温曾说过：历史不会重演，却自有其韵律。忘掉那些将生命看做掷骰子或是巧克力盒的比喻，把自己想象成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做着美梦的机器人，你就会更加接近真相。书收到了，质量很好。

记得小时候，老爸在教育我们兄妹几人要好好读书时，常常说的那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并非老爸的杜撰，而是借用古人所言。不管怎样，这句话当时对我们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我们那幼小的心灵里，从此便播下了读书的种子，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读书看作是一件很高尚、很美

好的事情，再后来便觉得读书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了。时值今日，那句古训似乎已经过时，早已被时代所淘汰了。在今天如果再有人在众人面前提及那句古训时，一定会引来人们的讥笑或者非议。读书这一行固然很好，但你也不能说其它的各行各业就都是“下品”呀，是不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应当不断更新。我想，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万般皆上品，还有读书高”呢？因为我们只要努力去做，每一个行业一定都会很不错的，都能成为“上品”。正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不是吗？当然，读书也还依然是很高尚、很美好的事情。又有古语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今天，这句话也早为世人所不齿，如果你当众提及此话，说不定还会招来他人的冷眼甚至是漫骂呢。瞧，当今社会上那一大批“剩男”、“剩女”中，哪一个不是读书人？哪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她）们的“颜如玉”又在哪里呢？再说那所谓的“黄金屋”也并非书中才有的啊。让我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上那些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们吧，他们中大部分都没有多少文化，也谈不上什么学历，但是他们的房子却一套接着一套，身边的女人也一个接着一个的。这难道不正是对这句古话的有力回击与嘲讽吗？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在世人眼里，读书不如打工划算，教书不如开书店挣钱多。所以，有许多家长宁愿让他们的孩子早点出去打工挣钱，然后早点回来盖房子，娶媳妇。要不是“义务教育”这顶“紧箍咒”的帽子戴在每个人的头上，也许在农村的那些中小学校里早就没有多少学生了。在这个经济建设的大浪潮中，有许多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好听任大浪潮的摆布，冲到哪里就是哪里。如果这样下去，只怕永远都不会有到达彼岸的那一天；如果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教育。所以，我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充实大脑比充实口袋更为迫切，也尤为重要。书中尽管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好好地读书。因为书中有祖国灿烂的文化，书中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书中还有取之不竭的智慧……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就让我们沿着这个阶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达那个光辉的顶点，才能看到更远、更广阔的天空。

[莫斯传_下载链接1](#)

书评

[莫斯传_下载链接1](#)